



武備志

四十之四十貳

ケ 5  
61  
16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防風茅元儀輯

崔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



明治  
月  
日  
年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門



妙在此句

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  
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  
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  
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  
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  
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凡殺八九萬人  
朱滔帥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  
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進圍深州  
惟岳統萬餘眾及田悅援兵至東鹿惟岳將王武

俊猊破  
虎象此  
以破馬

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為俊猊象使猛士  
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  
焚營而遁

飾處若  
心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仵飾其愛  
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仵家無他物請  
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  
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  
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李惟岳燧等軍未出  
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



渡險一策

非持軍素嚴何能使百騎不亂

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馬燧等屯於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

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

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

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

田悅之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

於營中畢發而止何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

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

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

場結陳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

眾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記

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士卒不

滿數千悅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

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誓悉

出府庫及歛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

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李元平大言好論兵宰相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



智士不可不防

為將相之器時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  
刺史韋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募  
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  
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  
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  
汙地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太薄  
耶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將  
兵拒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何

似怯而實老到

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逼天子也不若留壁於  
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  
遊瓌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  
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趨奉天所以衛天  
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  
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遊瓌曰寺材皆  
乾薪但具火待之

德宗幸奉天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闊數丈以巨  
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



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齋空名誥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焚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燄高

城壘是時北方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誠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陷不能進須臾風迴轉燄雲橋焚為燼灰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足格鬪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李懷光有異志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欲激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

李晟得除宮制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慚恩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時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



決盡在此語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宋泚不日梟夷鸞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仇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人

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干兄死矣遂連營而進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官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闔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官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敗泚將

武俊傳 戰略考 唐四



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六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眾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光晟

便是大臣之識

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無得通家信太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晟之在渭橋也榮感守歲久之乃退賔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



謝曰非所及也先是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衆  
携離可滅之狀會賊將姚令言僞中丞崔宣使謀  
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  
誠之曰爾報姚令言崔宣善爲賊守諸將勉力自  
固勿不忠于賊也

李晟初至鳳翔涇源節度使田希鑿遣使參候晟  
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  
乏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  
希鑿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

如此方  
謂奇才

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鑿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  
舊結歡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  
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鑿不復疑晟伏甲  
而宴之旣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  
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  
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鑿曰田郎亦不得  
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衆股  
栗無敢動者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



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  
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  
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  
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  
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  
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  
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  
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必  
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

曰主上以陝號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  
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  
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  
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  
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實佐有請屏  
入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  
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  
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  
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諸帥皆不能

第一着



千古快  
心事只  
是不甚  
快處耳

入故郛汝餘生汝爲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  
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必之辭行也上籍陝  
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必使誅之必不得已械  
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  
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  
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賞身往諭之遂徑  
入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  
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狗國立功四十餘年  
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  
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  
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勸堅守勿出  
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開  
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  
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  
違也今乃知吾不違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  
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縊而死



本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沂城戒之曰  
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  
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  
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  
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  
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嗣曹王臯討李希烈之叛成立堡柵於蔡山臯度  
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步兵傍南  
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

戰艦南北與臯兵相去正蔡山三百餘里臯令  
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城還救間一日方  
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陳僊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僊  
奇密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  
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  
敕李泌發兵防遏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  
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  
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日賊十隊過東



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留行  
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澗北燕子楚將  
兵趨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  
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等六  
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  
衆  
渾瑊與吐蕃和及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  
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  
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

便是而  
非此等  
言是也

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  
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  
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  
吾生長西陲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取朝廷爲大  
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  
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  
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  
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  
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

戰略考 卷四 一三



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趨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覓索賊詐之吐蕃伏精騎數於壇西遊騎貫窬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左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

虜人入  
虜奔于  
古恨人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二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矢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弁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弁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慚懼謝病吳少誠遣兵掠臨穎上官況遣大將王令忠將兵



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一練伏兵要巷見持練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鄆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鄆寧兵足以城之上曰嚮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者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滅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一旬

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俱德宗



武備志卷四十一

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

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

武備志卷四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攷

唐五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



非特巧  
於說也  
實中肯  
矣

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陣障遺魏

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使覺蘇  
振之堅  
緩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



示趙不敢抗燕一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  
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  
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  
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  
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  
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  
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  
饒陽束鹿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李

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衆心欲殺不果季  
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太使  
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為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  
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  
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兩河  
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  
隸之不使專在二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  
欲為變莫敢先發跋扈恃此以為長策然亦必常  
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



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太權必  
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曷日分兵之策  
反爲今日禍亂之陛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  
囚何足煩太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  
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  
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  
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效不過數月必有  
自効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守其  
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

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  
此所謂不戰而屈入兵者也上曰善田懷諫幼弱  
軍政皆失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  
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  
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與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  
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  
命申板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  
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  
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



從古要  
善只在  
先後

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  
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  
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善  
樞密使梁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  
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  
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日即降曰  
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  
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  
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李

無此  
轉昇母  
成不得  
事

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覩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  
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  
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  
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過四隣之患  
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  
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  
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  
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  
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

代補志卷四十一 一 戰略考 五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疆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通行所部宣布朝廷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關說多方興終不聽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

第一冷  
著第  
如着

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憊戰謂之曰天子知胡寇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一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愬遂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拔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



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剋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支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眾皆感泣愬每得蔡降卒必親

天下之道歸於自然

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與橋柵時帥士卒割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二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入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譟愬稱得賊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乎此



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懇懇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懇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懇懇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悵懇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

常爲行備

恐亦其  
功亦是  
借語其  
中妙處  
不言也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驅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關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



此豈可  
謂權詞  
乎

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  
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  
之度遂行以堰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  
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凌挫百  
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  
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  
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  
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

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  
愬不聽引還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  
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  
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  
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  
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  
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  
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  
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糧整羈勒



此監軍  
何獨未  
去之

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垂甍城城傍皆鵝鶩池愬擊之以亂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躍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

門約眾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董質之救耳乃訪董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董質董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



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朔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信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世豈之栢者但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者以策干韓愈曰元濟

司馬無愈大將無度耳

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

此所謂內間也一人勝千萬人



志豈須更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  
城十一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  
矣遂專意歸朝廷

上欲移劉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  
弘正察之弘正且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恒得  
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  
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  
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  
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師道將敗聞風動

不特政  
體亦是  
權略

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  
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不可不備弘  
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  
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俱憲宗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  
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名老於軍旅習  
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  
旬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  
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



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恐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此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保甲，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處於昏  
非之世  
不得不  
然

文宗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

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請。北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仲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士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



妙在這  
一問

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  
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  
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太將上  
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論與  
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  
納亡命繕完兵械及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  
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積秘不  
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出百

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  
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翰往諭從  
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  
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  
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  
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  
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  
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  
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



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怠效其所  
 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  
 克否對曰鎮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  
 鎮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  
 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  
 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  
 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鎮必成擒矣上喜曰  
 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鎮羣臣言者

不句字  
直于金

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  
 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  
 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  
 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  
 詔悚息聽命使者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  
 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  
 事體遂扶植出見將士發喪不受勅命制削奪從  
 諫及積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  
 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為攻討先是



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載，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達即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此豈拘儒所可談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



非集思  
廣益何  
能克濟  
大事

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  
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  
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  
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杆救兵賊見圍將必  
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  
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  
二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積  
數誅大將疑懼名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  
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榷事成即除

他鎮仍原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適密  
陳一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  
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  
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  
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調  
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  
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  
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  
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俱武宗



武備志卷四十一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武備志卷四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唐六

鄭祗德求救於隣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  
乏比度支多十二倍而將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  
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  
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  
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

先邀職  
級亂世  
之事今  
古一轍



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乃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六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表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晔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

荷如此  
豈在黃  
巢之下

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歛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入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



矣種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無言矣賊別帥  
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  
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  
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  
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晝夜  
周密賊不知我所為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  
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  
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  
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

用殘用  
弱一無  
藉而成  
功可以  
杜懦者  
之口

妙在此

既犒飲又明其家皆泣拜謹呼願効死悉以為騎  
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波監馬二百匹  
騎兵大足或請為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  
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恤之不敢問  
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十人使導諸  
軍分路計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  
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  
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表甫曰曷  
從五謀寧有此因即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



又少此  
不得大  
將偏將  
各得體

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表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趺跌殘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睢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

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



更少不得

避火船之法

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表甫為專軍需細大此期  
 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辛讜討龐勛至斗山賊將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  
 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文  
 托過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讜命勇士乘小舟入  
 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  
 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  
 儒張寶等將宿州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  
 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

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眾從之乃  
 勒兵斬儒等開門降承訓即宣勅拜御史中丞賜  
 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  
 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  
 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  
 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  
 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  
 之斬其首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諭  
 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



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

西川人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具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令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鈎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

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故出無不捷俱懿宗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可緩也使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中峽關大渡河諸城柵令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揚行遷等久無功以押  
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  
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  
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調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  
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  
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  
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  
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  
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宥遣汝復舊業所欲

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天子韓求五人耳謀  
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  
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曰重  
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  
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  
賊伏兵千人於理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調知之引  
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  
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  
衆爭出降渾擊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

搜伏而  
降之兵  
家所少



本欲卽遣汝歸爲前塗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日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一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鈎出之已死斬首以獻

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呼噪爭出羅夫子自刎衆挈其首縛阡能



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一首於市釘汗能羅渾擊句胡僧而剛之汗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第歸於能為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汗能叔父行全家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

千古討盜傑一

此有言天關條

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汗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為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涪井路不通之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侯一人更令脩從部伍召



者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  
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  
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  
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  
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  
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  
路邀擊且招之賊眾執秀昇行從以降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  
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犖謂將佐曰巢

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  
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  
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  
擊陳犖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  
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  
攻之陳人大恐犖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  
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殉國  
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  
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時

以三下  
嘗之而  
一州守



之而有  
餘道只  
在豫耳

民間無積聚賊掠入為糧置春磨寨攻圍二百日  
廼解去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  
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  
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  
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  
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  
牀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  
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

用電有  
天誤射  
更巧

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  
戰得脫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縋城得出全忠誤  
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  
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太將約束謀保  
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  
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  
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  
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  
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乃



還晉陽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眾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開門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眾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眾乃召孔自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

真大將

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眾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仁厚追及之斬言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關下鄭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曄不知所為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



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  
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既渡  
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為刺史  
秦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鐸鄭漢章將之  
陳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  
諸將以眾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  
論眾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為前鋒保為公  
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  
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

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  
斬殆盡自是秦彥不敢出俱僖宗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眾十倍於我吾數戰不  
利欲退保桐宮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  
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  
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  
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  
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  
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



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俾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木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以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

一語破的

妙在法步漸進

孰謂行伍無人

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日出洶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洶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效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一乞禁諸寨洶虜二乞置招安將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



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  
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  
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  
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  
而贖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  
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  
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顧全武等列八  
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

道暮遣廟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  
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既而久攻不拔神  
福欲歸恐爲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壘又  
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  
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裝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  
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  
已因奈何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  
入爲謀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



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逐之全忠命諸軍牧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入景乃詐為逃入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茂貞盡出騎兵於鄴州就芻糧全忠穿蚰蜒壕圍設火鋪鈴架以絕內外

此法斷  
一 外援第

郭後竟  
成名將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計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



母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充鄆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

田頽與潤州節度使安仁義同舉兵揚行密使李神福討頽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頽通謀

行密乃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頽遣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頽聞之自將水兵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俱昭宗

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



咎公裴日匡時驍將獨楚耳若率眾守城不可卒  
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塞執楚遂圍洪州拔  
之昭宣帝

武備志卷四十二



